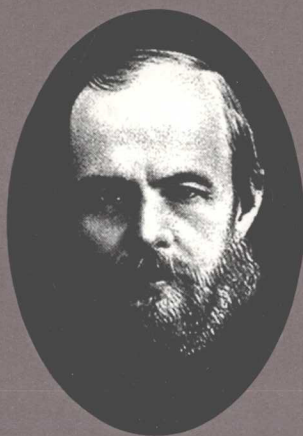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Дневник
Сентябрь

作家日记 [上]

张羽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上]

陈 癸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 羽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 陈桑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34-7440-6

I. 陀… II. 陈…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 全集 ②日记 — 作品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6397号

书 名 作家日记

责任编辑 王萍 高树海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8.375

字 数 910千字

印 数 1-5 000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440-6

定 价 69.0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
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311-88643565, 88643543

译者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中，《作家日记》占有一席重要位置。但他是如何出版这部作品的，它的出版的经过是怎样的，它的内容是什么，他又何以命名为“作家日记”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是“热衷于当前题材的作家”（《少年》），报刊则是他认识现实的重要渠道，他对报刊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也热心于创办刊物。19世纪60年代，他与自己的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创办过《时代》（1861—1863）与《时世》（1864—1865）月刊，1865年《时世》停刊后，他就萌生了再办刊物的念头。这就导致他1873年接受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邀请，担任其《公民报》主编。梅谢尔斯基公爵是接近俄国皇室的贵族，曾经写过以上层社会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极右翼的政论家，他坚持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反对改革现行的沙皇专制制度。他于1872年开始发行《公民报》，目的是同对青年产生影响的改革思潮进行斗争。梅谢尔斯基知道，他这种办刊方针和他本人的声名狼藉注定刊物不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为了使刊物获得成功，需要一位在读者中有声望的人物出面主持刊物。他曾邀请自由派政论家格·康·格拉多夫斯基出任《公民报》主编，到1872年底格拉多夫斯基

要求梅谢尔斯基把《公民报》完全交由他个人主持，梅谢尔斯基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辞去主编《公民报》的工作。

格拉多夫斯基离开《公民报》之后，梅谢尔斯基即提出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接替格拉多夫斯基出任《公民报》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仍处于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1875年解除监视，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解除，实际上他终身都受秘密监视），对其任命需经沙皇政府御前办公厅的第三厅批准。梅谢尔斯基及其周围的人们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群魔》之后，政府对其政治信念已应无可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完全弥补了他作为政治罪犯在1848年所做的事。”^①于是梅谢尔斯基向第三厅呈交了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公民报》主编的报告，第三厅虽然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此职，但又声称，它“不为此人未来的编辑职务活动承担责任”。1872年12月出版事务管理总局通知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任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公民报》的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职务，也是出于他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他想利用这个刊物公开答复长篇小说《群魔》引起的各种批评；另一方面，他想在刊物上阐述自己的基本哲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试图以这些观点去认识国家所处的时刻，揭示社会思潮的现状，展望俄罗斯和欧洲未来的社会发展。但是主持刊物的工作并没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满意，这是因为编辑事务繁重，并且一再受到政府检查机构的干预。他身为主编，却没有处理稿件的决定权：梅谢尔斯基把决定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当时，梅谢尔斯基的友人、国务活动家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此人后来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任正教院总

^① 《文学遗产》，第86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监，成为声势显赫的宗教界人物）也是《公民报》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利用该报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历史观点，在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匿名文章。他蓄意通过刊物接近并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后者在《群魔》中所表达的思想和反对俄罗斯思想界的“欧洲化”思潮的言论及其泛斯拉夫主义倾向的根基论观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纳入巩固俄罗斯君主制制度、恢复彼得大帝改革前的宗教势力的轨道。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总是同意梅谢尔斯基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人的观点，这就使他产生了脱离《公民报》的想法。1874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辞职，4月离开该报。

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公民报》期间，在该报上设立了《作家日记》栏目，如同“刊物套刊物”，专门发表自己撰写的评论文章和小说。至1874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离开《公民报》时，就开始考虑如何继续写作和创办《作家日记》。1875年，长篇小说《少年》完成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完全致力于出版自己的刊物《作家日记》，1876年1月该刊第1期与读者见面。这个《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月刊，是作家自己个人的刊物，它并非《公民报》上的《作家日记》的简单继续。《公民报》上的《作家日记》因为只是该报的一个专栏，他刊登自己的文章时，从篇幅到内容都不能不考虑整个刊物的整体结构与刊物已经形成的面目，因而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只以刊登自己的作品为任务的杂志上则可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图。新的《作家日记》篇幅扩大了许多（每期一个半印张），内容也更加广泛多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政论家的才能和思想家的面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作家日记》发行两年（1876—1877）之后，陀思妥耶夫

斯基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宣布该刊物暂停两年，但实际上却停刊三年，1881年才复刊。在停刊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刊登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说以及为演说辩护的文章，在1880年又出了一期。《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完成之后，1881年1月《作家日记》复刊。可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病危，以致没能看到复刊后的第一期（也是《作家日记》最后一期），这一期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出版的。

在月刊《作家日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发表本人的评论文章，偶尔有个别中短篇小说。但这能说是“日记”吗？从什么意义上说它是“日记”呢？大家知道，一般的看法是，日记是作者为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最多也不过是经写作者的同意给少数人看的，或者是写作者有意留给后世的。日记不是为公之于众而写的，正因为如此，日记的写法因人而异，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统模式。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或其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来看，隐私性可以说是日记的普遍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日记》中的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记。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言论看，他在筹备刊物期间对刊名和自己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体裁问题也曾反复斟酌过。据《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集）中《作家日记》的编者注说，作家于1876年1月7日给伊·伊萨耶夫的信中说：“我不想办任何刊物，我倒是想出版文集，由于缺少资金，我想按征订的数量出版。”数日之后，在给弗谢·谢·索洛维约夫的信中说：“显然，《作家日记》类似杂文，但与杂文不同之处是，每月一期的杂文当然不同于每周一期的杂文。与其说这是关于新闻事件的报道，不如说是关于事件留下的更持久的，与总的、整体的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事情的报道。再就

是，我完全不想以写报道来束缚自己……我不是写编年史的人，恰恰相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日记，也就是说，这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事情的记载，甚至还有我的古怪想法。”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明确了自己写的是日记，而且说明了从什么意义上说是日记。1875年底，在即将出版的《作家日记》的广告和1876年《作家日记》第1期征订启事中，对刊物的性质是这样说的：“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是每个月的身感受的印象的记载，是所见、所闻和阅读到的一切的记载。当然，刊物里也会有故事小说之类，但主要的是真实事件。”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书信中有关刊物性质的说法还是作家与友人交流自己的思想，那么在广告和征订启事中则已是向读者介绍刊物的面貌，强调读者在刊物上看到的将是经过作家的个人感受折射出来的真实事件。《作家日记》发行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私人通信中，进一步吐露出为什么要写《作家日记》的用意。他在1876年4月9日写给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中说：“您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我在《日记》里‘尽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在这里也听到这种说法，可是我要顺便告诉您：我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除开史诗外，一个文学家对他所描写的现实，连细枝末节（历史的和当前的）都应该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在准备写作一部规模非常庞大的小说^①的时候，我要一心一意埋头研究当前时代的细枝末节，而不是一般的现实。说实在的，一般的现实，即使不去研究，我也一清二楚。对我来说，在目前情况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举例来说，就是青年一代人，同时还有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单是与二十年以前相比就大不相同，这

① 指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

一点我早就有预感了……因此，我要花一些时间观察、思考，同时还要写《作家日记》，以免把很多印象白白丢弃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言论表明，他把汇集自己的文章的刊物定名为《作家日记》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要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从体裁上说，其实就是政论、杂文、回忆以及几篇小说，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日记”，看来，其用意可能是突出这个刊物是专为发表自己的作品的个人刊物，突出它不同于一般刊物的特点。再就是，刊物上将发表的虽然都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但除少数几篇小说之外，都是政论和时评文章，它们都不是作家的艺术虚构的产物，是作家受到现实生活中某些事件、问题的触动有感而发的，是以读者眼前发生的迫切的现实问题为题材而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作家日记》的构想时说，要写自己“每个月切身感受的印象”，写自己“所见、所闻和读到的一切”，写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可能，为自己保留可以不受局限地、挥洒自如地写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问题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也是确定刊名的一种考虑。

正如他在思索刊物的名称时所设想的，《作家日记》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国家的政治、外交、战争、法律、宗教、家庭、青年以及文学艺术与往事回忆等等。作家的评论与探讨几乎涉及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所有的方面和问题，议论的问题之多有时给人以庞杂之感，《作家日记》似乎是作家信笔写就的各种文章与小说的汇编。这种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文章都是受报刊材料的激发而写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素材和写作动机虽然源于报刊，但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写事实报道，不是写编年史，而是“事件留下的更持久的、与总的整体的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事情”。这就是说，作家关心的是观察、揭示事件所蕴蓄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对人民

生活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文章的材料都是经过作家刻意选择的。报刊材料纷繁凌乱，作家选择的着眼点之一是多样性，他深知社会现实的复杂性，选材时着重从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件和现象中撷取素材。作家通过对这些事件、现象的叙述和剖析，引导读者透过事件（即使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小事）的表面看到产生它们的社会根源，看到带有全社会性的典型的问题，从而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总之，《作家日记》不是一部零散的、各篇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的作品汇编，它是作家在自己的思想艺术构思的基础上创作的一幅全面、深入展现俄罗斯社会的全景图和作家对这幅画面所呈现的景象的解读。

早在《作家日记》问世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中就曾借小说人物之口提到过类似《作家日记》这种体裁与结构的作品。《群魔》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小说的一位人物莉莎向另一位人物沙托夫说她准备编著一部书，这本书“只限于选择那些多少能够表现当前人民精神生活与俄罗斯人民的个性的事例。当然，什么材料都可以收入：奇闻轶事，火灾，捐款，一切善举与恶行……然而在一切材料中只选那些能反映时代特征的东西；选入的材料都要能表现一种观点，一种方针，一种意图，一种能阐明总体、阐明事实总和的思想。”沙托夫听过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进一步阐明她的意图说：这“将是一种有倾向性的书，是按照一定的意向编成的一部事实汇编”，“这部事实汇编也将指出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些事实。”这里所谈的选材范围与标准以及编选意图，可以说与《作家日记》基本上是吻合一致的。应该说，这种一致性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群魔》时头脑中就曾考虑的未来的一部独特刊物的蓝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的那些年代，俄国社会上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竞相以自己的主张治理俄罗斯，他们为此进行着激烈的论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就曾以自己的刊物《时代》与《时世》投身到争论之中，至19世纪70年代，他则在《作家日记》中，以各种形式的作品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上与他认为是西欧派（即主张欧洲化）的人物进行激烈的论争。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俄罗斯之所以贫困落后的症结所在与拯救的出路。他认为，俄罗斯自身不仅蕴蓄着建设光明未来的无穷潜力，而且还将为全欧洲人类的未来指出新的道路。在论争中，他对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都分别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本文在前面引述的1876年4月9日给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的那封信中，作家表示当前俄罗斯家庭状况的变化一直在吸引着他的注意。《作家日记》表明，正是由于他的关注，关于当代俄罗斯家庭现状的叙述、观察和评论就成为《作家日记》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无论是过去时代的还是当时的许多俄罗斯文学的作品的主题都是以家庭为舞台展开的，读者对俄罗斯家庭的状况并不陌生。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俄罗斯社会的观察发现，在社会的转折过程中俄罗斯的家庭也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他指出，人们熟悉的那种传统的俄罗斯家庭将要从历史上消失，“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单是与二十年以前相比就大不相同”，而且他“早就预感到”这一点了。因此，他表示要花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由于他对历史转折时期俄罗斯家庭的变化早有察觉，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凝结着他对俄罗斯家庭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少年》（1875）便是一部以刻画当代家庭的面貌特征为主题的长篇。作家构思这部小说的着眼点是从社会道德和心理的层面上展现俄罗斯社

会转型期的家庭与青年的面貌特征。作家通过对几个家庭的描写使读者看到，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各阶层人物的心目中，除个别人物外，历史筑造的那条心理和道德规范的堤防正在崩溃，金钱的力量扭曲了人们的心灵，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历尽坎坷曲折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的“结尾”借一个与小说情节无关、据称是“少年”的监护人之口概括他的观察说，当代俄罗斯家庭已经成为“偶合家庭”，而“少年”便是“偶合家庭”的“偶然”成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第一次提出“偶合家庭”这个术语）。《少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从心理和道德伦理的层面看，可以说描写的是以卡拉马佐夫一家为中心的各种类型的“偶合家庭”，表现出这些家庭在价值观、道德伦理观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日益衰颓的世风和作家关于人性的充满哲理的沉思和期待。《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在写《作家日记》的时期内完成的，关于“偶合家庭”的思考、论述多次出现在《作家日记》中，构成《作家日记》的主要内容之一。

19世纪60年代以来，也就是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来，俄罗斯家庭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惶惑。他看到，俄罗斯的社会和生活正面临“某种根本性质的转折，起码是向着崭新的和未来的几乎不为人知的形式，进行巨大而脱胎换骨的转变。”^①随着旧生活的衰落，旧日的俄罗斯家庭也在解体。他怀着深沉的忧思说：“俄罗斯家庭的旧日面貌仿佛突然消失了，仿佛眨眼就不见了，可是新的面貌……

① 见《过命名日的人》（此处及下面注文中的此类篇名，均出自《作家日记》）。

它还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众望所归的和满足俄罗斯心灵的面貌吗？”^①

俄罗斯的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当今的俄罗斯家庭越来越成为一种偶合家庭。正是偶合家庭——这就是当代俄罗斯家庭的定义。”“偶合家庭”的含义是什么？《作家日记》的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阐述：“这种所谓的偶合性是什么意思，我使用这个词有什么所指？……我认为当代俄罗斯家庭的偶合性就在于，当代做父亲的人丧失了对待家庭的一切共同思想，也就是对于所有的父亲都普遍适用的思想，将他们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他们不仅自己相信这种思想，而且还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们也相信，并将这种生活信念传授给孩子们。”^②他又进一步解释，共同思想就是“能起联结作用的、共同信奉的、合乎道德情操和激发公民感情的思想”^③，它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行为准则的基础，也就是道德情操行为准则的基础”^④。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共同思想并非什么治家处世之道，而是生活信念、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并遵循的道德情操的行为准则只能建立在普遍认同的社会理想、公民理想上，即共同思想的基础上，没有这个社会理想的共识为基础，就不可能形成道德情操行为的准则，没有道德共识这条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纽带，每一个社会和家庭成员则不可能密切结合到一起，各个成员必然是人人为自己，各行其是，各持己见，处处事事也必然是一团混乱，无章可循。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当代的俄罗斯家庭由于没有共

① 见《我同莫斯科一位熟人的谈话。关于一部新书的札记》。

②③④ 见《渴望听到谣传和“秘而不宣”的事。“秘而不宣”这个词可能大有前途，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措施。再论偶合家庭》。

同思想而演变为偶合家庭。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过去时代的俄罗斯社会曾经存在普遍认同的共同思想，也就是共同的社会理想，并在这种理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信奉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精神面貌上表现出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从而使当时的时代面貌获得一定的确定性和明确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童年》、《少年》与《战争与和平》为例说，正是借助时代的这种确定性和明确性，托尔斯泰才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那么清晰明快地把时代描绘出来”^①，甚至在对一个十二岁少年的描写上表现出时代特征。然而，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等作家所描写的是已成为过去时代的历史画卷，而不是当前的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把19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俄罗斯家庭定义为偶合家庭时，显示出一位伟大艺术家的独特深邃的洞察力。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俄罗斯带来的不仅是贵族地主经济的衰落，广大城乡劳动者的苦难日益深重，它还从社会心理上、伦理道德上腐蚀了俄罗斯。在《再谈优秀人物》一文中他谴责金钱的力量对社会的腐蚀作用时说，过不了一代人，人民就会变成钱袋的奴隶，从道德上、意志上依附于钱袋。他指出，金钱的力量扭曲了人的心灵，重塑了人的精神面貌，迫使人们抛弃了世代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在人们的心目中，除开金钱之外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事物。激励人心的社会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被视为迂腐，卑鄙无耻反而被视为清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不止一次愤慨地指出当时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过去的一切社会和道德观念，

① 见《我同莫斯科一位熟人的谈话。关于一部新书的札记》。

“对过去的事物彻头彻尾地全盘否定（一味否定，决无任何肯定）。”^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论俄罗斯家庭的演变时曾表示自己并非一般地反对家庭的变化，不是要求恢复改革前的家庭面貌，而这也是不可能的。他惋惜的是在全盘否定的浪潮中，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思想即社会理想，被一股脑地否定了。而这正是俄罗斯家庭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在他看来，这基石就是人民的真理。

与此相联系的是当代俄罗斯青年的命运问题，它也是《作家日记》中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谈偶合家庭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不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其中也包括从前的上层贵族和有文化教养的知识阶层的家庭。偶合家庭已成为俄罗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俄罗斯家庭之所以演化为偶合家庭，其原因就在于它丧失了多少个世纪形成的家庭普遍遵循的道德伦理传统，以致家庭和社会都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过去时代的家庭面貌的蜕变而感叹时，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射到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上，因为青年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当从政治、社会、道德和宗教等各个层面观察当代青年时，他对青年（“偶合家庭”中的“偶然成员”）的成长充满焦虑。他认为，这一代人中的那种“脱离根基，脱离人民真理的状况也已经达到使他们的‘父辈们’自己也应该感到震惊、感到可怕的时刻了”^②。然而，在他看来，“老一代人”（即“父辈”，实际上指19世纪40年代的各种类型的民主

① 见《渴望听到谣传和“秘而不宣”的事。“秘而不宣”这个词可能大有前途，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措施。再论偶合家庭》。

② 见《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

主义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因否定、蔑视俄罗斯的一切所造成的恶果。因为脱离人民的真理就是脱离并抛弃人民认为神圣的、做人行事必须遵循的生活理念,而没有这一切,青年人就难以迈进生活,投入社会。他还特别指出,当时一种如同瘟疫般流行于俄国社会中的青年人自杀现象,整个社会都为之震惊。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上撰文探讨原因,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年的教育问题。他在《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活理想和生活目的对青年人的重要意义。他深信不疑,大多数青年人“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是出于同样一种精神疾病——在他们的心灵中没有生存的最高理想。”他们在家庭和学校得不到“应该相信的、敬重的、崇拜的和向往的东西,而这一切对青年人又是那样需要,那样必不可少,青年渴望获得这一切,时时处处都抱着这种渴望!”但是“老一代人”却醉心于“俄国大地的最高批评者”的角色。除开否定外,没有留给青年人可以寄托精神的理想。青年人必须自己寻找、摸索自己的生活道路,这就容易为各种思潮所俘虏。

1876年12月6日,刚刚成立的俄罗斯民粹派的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在喀山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吸引了一部分青年学生参加示威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述文章中对这一活动表示否定态度,但他表示不赞成对参与活动的青年一味斥责。在他看来,活动的组织者是蓄意以“为了某种高尚的、美好的事业,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作自我牺牲的口号把青年人煽动起来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在哪里,他们因渴求高尚理想而被利用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对社会现象所进行的观察是十分广泛的,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探索是十分认真的,他把自己从观察与探索中得出的答案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就是真

理问题，也就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信念问题。他还进一步指出，真理、理想不仅是青年一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命运的问题，而俄罗斯及其人民的命运则取决于俄罗斯走什么道路。他在《作家日记》中据自己观察所得的大量材料说明，彼得大帝向欧洲打开的“窗口”使俄罗斯的视野开阔了，接触到欧洲文明，更明确地意识到俄罗斯的世界使命。但是，“窗口”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俄罗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就是抛弃了俄罗斯的人民本原，东正教文化消失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二百年来俄罗斯所走的仿效欧洲的道路并没有使俄罗斯摆脱贫困落后，相反的是俄罗斯陷入了停滞不前、动荡混乱、更加落后于欧洲的境地。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后，农民不仅没有获得他们期盼的那种解放，反而更深地沦为资本的奴隶。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感到焦虑不安的是，他发现俄罗斯社会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过程之中，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心灵的向往正在蜕变之中。他所视为神圣的人民真理动摇了。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世世代代形成的人民的真理观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这种力量就是金钱，金钱使人民中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扭曲，动摇了俄罗斯人民以基督精神为灵魂的理想、信念。人民看到，“钱袋现在就是一切，钱袋的力量无穷无尽”。^①“如果人民对这些思想执迷不悟，那就是灾难，可是怎么能使人民不这么想呢？”^②照此下去，“过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就会变成钱袋的奴隶，比过去的农奴处境还要糟。他们不仅是被强制依附于钱袋，而且是从精神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依附于钱袋

①② 见《俄国动物保护协会。信使。绿酒。淫威欲和沃罗比约夫。从结尾还是从开头做起？》。